

■人与自然

芦柴黄，芦花白

□汪树明

初冬时节，我来到了东鸣湖。蓝天白云下，湖畔芦柴金黄，芦花如雪。一枝枝芦苇高高矗立，姿态各异，有的笔直挺立，有的微微拱起，如同琴弦，随风摇曳，弹奏着遥远的乐曲。

芦苇，在我们江苏响水这儿随处可见，我们把它称为柴。它与水相伴，有水的地方，就有柴。河边、沟塘边，不论是沙碱土，还是油泥土，它都能长得郁郁葱葱。夏天，我们用它的叶子叠小船；端午节打回青青的芦叶，母亲给我们包出香甜的粽子；秋后，我们会采摘芦花，以备冬天打茅窝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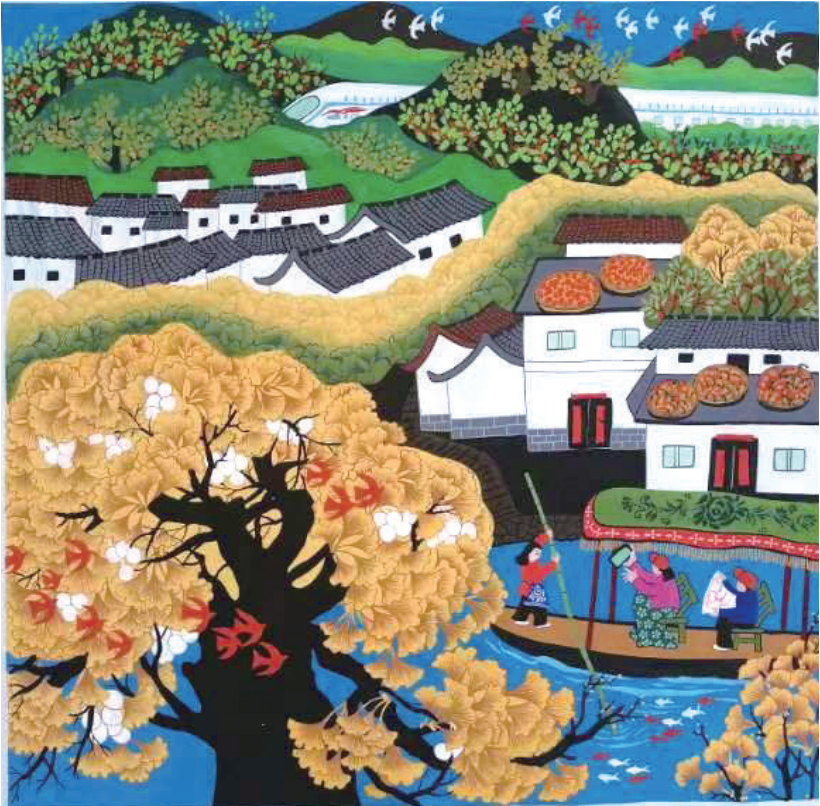
柴的用途很多，对农村人来说也很重要。冬闲时节，地里的水稻割了，山芋收了，油菜栽了，柴的老叶儿掉得不剩几个了，人们就将它收割回家。收割回来的柴，摊在场上，毛毛糙糙，蓬头垢面。那时父亲搬来一条大板凳，抱起散乱的芦柴，将它斜放在上面，依次抽出最长的，按长短大小，分成三类，各自堆放，我们俗称删柴。删后的柴，用锤软了的小柴绳给它绑上两道，如给乱了发的女人扎上了头绳，梳过了头，整整齐齐。小水桶般粗的柴捆，结实实地竖在山塘边，父亲看着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织柴席是那时当地庄户人的主要副业。织席前，柴要撕开，压成柔软的柴蔑。母亲围上围裙，戴上手套，左手握着撕子，右手拿起柴，柴从撕子上滑过。月色下，父亲将撕好的柴，摊在场上，洒上水。第二天清晨，拉着石碌来回碾压。我也常常帮父亲拉碌子，双手抓着绳子，屁股撅着，费力地拉着。一趟又一趟，反反复复，直到滚圆僵硬的芦柴变成薄而柔软的柴蔑。母亲又一根根剥去上面还附着的柴皮，绕成一圈圈待用。

撕柴、制柴蔑，作家孙犁称之为解苇、轧扁子。孙犁在《织席记》《荷花淀》中对织席如是描写：“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月亮升起，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我看了《荷花淀》一文后，再细看母亲和姐姐们织席，真是如孙犁描写的一样：“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伫立湖边，看着静静对视着的芦苇，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和母亲。他们的一生像芦苇一样，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扎根。芦柴的直而不弯，折而不断，多像我的父亲，即使遭受到生活的一些磨难，但内心始终蕴藏着一一种坚韧的力量。芦花的柔软温婉，宛如我的母亲，给予我们无限的关怀和呵护。多少次，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熬夜为我们缝补；多少个冬雪前夜，她为我们赶打茅窝，手指被麻线勒下道道血痕。

如今，我的父母在老家守着他们身后的芦苇，眺望着自己的子女。我默默地告诉父母，我也会像芦苇一样，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的梦想，用自己朴实的生命力量，给人温暖和感动。



农民画《水乡新貌》。

解善彪 画

■生活感悟

品岁月茶香

□许海龙

初冬的午后，窗外的阳光与大地撑起了满世界的金黄。枝头的树叶如同纷飞的蝴蝶，轻盈地舞动着生命的旋律。这样的季节，最适合与友人相聚，煮一壶老白茶，品味那韵味悠长的茶香。

老白茶，宛如一位老者，经历了岁月的沉淀，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和内涵。它的茶汤清澈明亮，香气扑鼻，滋味醇厚。轻轻呷一口，那柔和的口感，仿佛在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

古人云：“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茶如人生，苦中带甘，甘中带香。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为了生计奔波。而在端起茶杯的这一刻，我们可以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品一杯老白茶，感受那茶中的韵味，放空自己。

人生如茶，茶如人生。茶叶在水中舒展，释放出淡淡的清香，正如人生的起起落落，有得意时分，也有失意之时。而老白茶，就像我们经过岁月的沉淀，褪去了年轻时的浮躁与冲动，留下成熟与稳重。它的韵味，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如同领悟生活。

在这静谧的时光里，我们与友人畅谈生活，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我们可以絮叨生活中的琐事烦恼，也可以吐槽工作中的压力与磕碰。一杯老白茶，就如同一位知音，倾听着我们的心声，给予我们慰藉与鼓励。

诗僧皎然有诗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我们不妨学学古人，摒弃世俗的纷扰，寻找内心的宁静，煮一壶老白茶，与友人一起品茶，细品那茶中的韵味，感受那人生的真谛。

一杯老茶，一群好友，一首古曲，便可让我们沉浸在那悠然自得的境界中。此刻，时间仿佛凝固，一切烦恼都被抛之脑后。我们只需用心去感受那茶中的韵味，倾听那心灵的声音。

在这纷扰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淡泊。煮一壶老白茶，与友人一起品味那茶中的韵味，畅谈生活，感悟人生。品茗如品生活，需要我们用心去品味。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要学会珍惜每一刻，把握每一次机遇，更需要我们用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压力，去品味人生的苦与甜。

窗外的景色依旧，而我们的心境却已不同。宁静的时光里，与友人相约品茶，品一品老白茶的茶香韵味，找一找人生路的宁静致远。愿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如老白茶一般，经得起岁月的沉淀，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口颐之福

在河北省武安市活水乡有一种“茶”，着实颠覆了几十年来我对茶的认知。这种“茶”既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也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我们专程驱车到活水乡常杨庄村的村民四围农家，看看“茶”的制作，品品“茶”的味道。只见她弯腰俯身烧柴，一口大铁锅里的水被烧到沸腾，花生豆、豆腐条、海带丝、干豆角、粉条、土豆块陆续下锅，煮到厨房里飘荡着食材的香气，再将包好的饺子下锅。饺子馅儿当然也是应季的食材，地里割一把韭菜，鸡窝摸两个鸡蛋，炒起来佐以盐、花椒粉等简单调料，可以入馅儿；干萝卜丝泡煮切碎加粉条，用酱炒香，加山葱花，也可以入馅儿。此

一碗茶汤的守望

□白丽萍

时，把事先在铁锅里干炒香的面粉，用清水搅和成稀溜溜的糊糊状，倒入锅里。待饺子被煮到浮出水面，用笊篱捞一个轻轻按一下，弹性十足。而真正将食欲和好奇撩拨到制高点的是最后一个环节，用一口炒锅热油，将山葱、山韭菜花、姜丝编炒到香气扑鼻，将滚烫且带着浓郁香气的油泼入大铁锅里，伴随着“唰”的一声脆响，“茶”便做好了。

端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抿一口混着面香菜葱香、醇厚浓郁的茶汤，吃一口散发着时令味道的韭菜鸡蛋饺子。然后，将一大碗茶吃进肚里，“销魂”二字，便从舌尖上跃出。据说，起初“茶”是山里人正月初七和正月初十吃的食物，民

间正月里有很多禁忌，比如初七不能拿针儿；初十啥也不能动。这些禁忌的起源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每一个日子里特定的食物表达，便让这些食物赋予某种使命和故事。而这使命和故事背后无非是山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年景的祈祷，让辛苦一年的劳作得以修整，筹谋来年。

武安还有一种“茶”，并且每年正月十三日有喝“茶”的习俗，这种“茶”，其实就是油茶面，或者叫炒面。是一种非常朴实的民间传统食物。是将面炒打成糊糊，里面煮着花生、黄豆、海带丝、豆腐条等。俗语有云：正月十三不喝“茶”，叫你犁地光打滑。少吃少喝的山乡旧年景里，茶汤中所

煮的饺子是限量版的，无非是象征性的“意思”一下，不足部分用糠窝的，渣窝的，玉米面窝的找补，或者索性就喝两碗热乎乎的茶汤也算仪式了。而今，一年一度的岁时食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保鲜技术的进步，味觉的期待少了，味道也就变了。吃遍大江南北，走遍世界各地。如果某一日游走于大山深处，轻叩一扇柴扉，那么，淳朴的山民定会为你捧出一碗热腾腾的山家珍珠——茶。

对茶汤的记忆，随着山里人大批进城而渐渐被淡忘。日渐空荡的一个又一个村庄，偶或可见一两个老者，他们用一碗茶汤，为走出大山的人们守着故土、守住乡愁。

■故园情思

乡·土

□王嘉齐

可能是在城市待久了。多年后的这一次回皖西北老家农村时，正巧赶上大集的末梢，我便专门去集市上转了好几圈。从回乡之时，我就始终以一种“审视”的态度观察着周边的人和物，试图从中找到符合自己心中一直抱有的所谓农村“土”的感觉，来找寻自己毅然决然离乡但又割舍不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结的矛盾情绪点。

以前，老家农村很穷。现如今，看到村里村外基本上是自家盖的各种小洋楼。从房前屋后的走道中穿行着，我很认真地观察着他们。大小小孩围坐在门口，一边家长里短地闲聊着，一边做一些零碎活儿，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

之后便是给先人上坟的日子。细细想来，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上坟了，上次具体什么时候已记得不太清楚。但印象深刻的还是读初三的那次，一大拨人顶着烈日站在坟前，我故意在边缘的位置站着，随着天空中爆炸的烟花发出“噼里啪啦”巨响声，不远处母亲一老人边哭泣边倾诉。然后，就是小辈们依次下跪磕头，让我感觉就像在千篇一律地走个流程而已，无奈的我完全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忍耐着炎热，看着长辈们忙前忙后很是不解，那时的我只是觉得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然而，多年后当我又站在姥姥的坟墓前时，却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情绪冲上大脑，有一种想嚎啕大哭的感觉。我不知道突然间为什么会这样。一只在空中盘旋许久后又停留在我面前的白蝴蝶，似乎帮我解答了这个疑惑。看着蝴蝶翅膀一扇一扇，我忽然明白了，先人们虽然已不在，但生前的他们一生一世面向黄土劳作，死后又化作一抔黄土呵护着眼前的这片土地，坟墓里面是血脉更是传承。

金色夕阳下，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和一片丰收后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幅属于皖西北辽阔大地的乡土画面跃然纸上。看着背对阳光辛勤劳动的乡亲们，伴随着白色蝴蝶舒展翅膀绕旋而飞，我的思绪也随之在麦田里翩翩起舞；原来，曾经的我一直在刻意地要逃离农村，更试图用农村曾经的贫穷和自己经历的苦难来印证自己逃离农村的正确。现在的我深深意识到，曾经偏僻的想法让我显得那么狭隘和粗浅，是我忘记了故乡的那些美好，忘记了身边那么多的爱。

乡土存留的并不只有苦难，苦难已然是过去式。无论在什么年代，乡土传承的更多的是农民坚强和乐观的精神。

一辈又一辈人的足迹被风雨抹去，但我似乎一直能看见村口那棵老榕树下站着一个人。“他”在不停向前张望着，好像在等什么，在盼什么？我知道，“他”在等远方的亲人回家，在盼亲人们能平安喜乐。“他”就是我们心中的“乡土”。乡土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馍、一碗面鱼茶、一碗格拉条，更是一种感恩回报和传承发展。

■百姓记事

一个爱读书的农村老人

□朱自丹

陈有福是我扶贫时的帮扶联系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金竹村村民。在一次外出时，陈有福遭遇了车祸落下残疾，因病致贫，家里农活儿全靠体弱多病的老伴顶着，日子过得很艰苦。那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区水利和湖泊局的帮扶下，陈有福家脱了贫。

让我第一次见面就印象深刻的是老陈很爱读书。记得2019年9月下旬，单位安排入户走访，在区水利和湖泊局驻村帮扶工作队员的陪同下，我第一次来到陈有福老人的家里。拉家常时，我发现老陈桌上摆放着很多书，其中还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便随手拿起来翻看。老陈告诉我：“这是区领导慰问时送给我的。书中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真的是说得太好了，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去了！”我说：“是啊！下次我来帮您，也给您送几本书。”陪同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员向老陈介绍说：“朱老师可是写书的作家。”陈有福老人连连说：“好，好。以后要多向朱老师请教。”

一个农村老人，爱看书，爱学习，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后来，我就不时地托驻村工作队员给陈有福捎去一些书籍，也有我自己写的书。

2019年11月下旬，我第二次入户走访，是自己单独去的。老陈热情地端茶倒水。我们在一起聊家事，聊村事，聊收入，聊发展。两次接触，让我和老陈的感情加深了许多，也让我更觉得老陈不一般。

202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导致老陈屋后的山体滑坡，十几方山石、泥土滑向房屋墙体，影响到房屋安全。接到老陈的电话后，我决定要赶到现场。我工作的城区距分乡镇金竹村40多公里，虽不远，但矿车多、速度快，自己一人驾车前往难免紧张。同事知道我刚才驾照不久，也劝我不要匆匆前往，但我惦记着老陈，还是马上赶去了。

到老陈屋后看了现场，滑坡情况确实严重。老陈家当时没有劳力清运，加之屋后只有一条逼仄小道，更增加了清运难度。我立即去村里找村干部，村里安排了4个公益工，加上我和驻村工作队员，与老陈一家人忙活了一整天，终于清运完渣土，保障了房屋的安全。前前后后我发现，老陈搬运东西时，最在意的是那些书不要被淋湿或掉入泥水中。

2021年春节临近，我再次去老陈家人户走访。老陈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不仅让我脱了贫，过上了好日子，还经常帮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完了，老陈还递给我一封手写的信，信封上赫然写着几个字“党和人民心连心——陈有福”。老陈悄悄地跟我说：“信封里是我写的几句打油小诗，我是看着您的诗歌学着写的，您上车后再看，帮我指点指点哈。”在车上，我看着老陈写的诗，感慨老陈用诗歌表达对党的扶贫事业的感恩之情。

转眼几年又过去，我还是不时地给老陈捎去一些书籍，老陈也会不时地写一些小散文小诗歌，并经常以书信互相交流探讨。

■灯下漫笔

水利工程建设者的精神丰碑

——读非虚构长篇小说《黄河西流去》

□凌先有

过人物的悲欢离合，描绘了抽黄工程背后的艰辛和带来的城乡巨变，是一部兼具人文之美、历史之重、生命之思的文学作品。《黄河西流去》从抽黄工程建设着笔，铺开了渭北农村四十年变化的画卷，为读者再现了一段段历史场景。

作者以渭北13万人齐干抽黄为背景，还原了那一时期年轻人的坚定信仰，从而引起参与过当年水利工程建设的人的思想共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渭北旱原上，为了生存，人们常年奋战在那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辛劳一年所获，尚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面对渭北旱原，时任渭南区委书记实地走访后提出修建抽黄工程这个设想。当时国力还比较弱，要修建如此巨大的一座工程，难度可想而知。作者还原了半个世纪前这个工程的艰难。当时工地上父子、夫妻、姐妹、兄弟搭档随处可见，他们在河滩上随意扎起的窝棚里，在土崖上掏出一个个窑洞，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光。他们不计酬劳，辛苦劳作，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终究完成了祖辈的梦想。作者用宏大的叙事，真实的场面还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年代的追溯。

在《黄河西流去》里，不仅有各时期领导层面的担当，更有普通百姓的奉献承载。时光催老了一代人，那一代人的生存足迹，唯有透过小说的片段窥得一斑。文中碎片化的印记，平淡而又真实

的场景还原，个体为了信仰所付出的努力，如作者所说，这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成就这座利在千秋的水利工程。抽黄工程从开始建设到黄河水西流奔腾上塬，到四十年后那一茬设备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再到全面升级以数字化运作迈向未来，这其中有着一代代抽黄人无私奉献精神的承接，更有着一代代黄河情怀情结的传递，而这一切的精神与情感原点，就在于半个世纪前13万人空前的奇迹创造。《黄河西流去》所精心构筑的水利建设史与当下及未来的精神、情感联结，体现深厚的人文情怀，写出了水利工程与水利人的使命担当。

时光追溯到从前，13万人齐干抽黄的初心是为了解决子孙的温饱，他们不去想过于复杂的东西，有了信念，凭着一腔热情终于完成了使命。抽黄人所凝聚的“黄河情怀，大禹风范”，是与现代文明本质相融合的时代精神。《黄河西流去》讴歌的是许多人用生命在黄河上立起的一座丰碑。

书中主人公李高艳的父亲是虚构性叙事的主角，是13万抽黄工程民工中的一员。他安守本分，钻研技术，从内心排斥各类小聪明。父亲认为，唯有紧跟时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新时代抽黄工程打开了西北水利现代化全新格局。完成《黄河西流去》，李高艳也完成了自己作

为水利人的使命担当，这部厚重的作品值得更多的人去关注，去品读。

作家是社会的见证者、书写者和思考者，作为非虚构小说，李高艳更是参与者。她用第一人称纪实的手法，记录了自己对于生命记忆的见证，让记录更显真实与真情。她围绕抽黄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和改造时期的城乡关系，重现了近50年的东雷抽黄点滴，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然之情与敬佩之意。为抽黄工程献出生命的水生与水莲、忠厚老实的父亲、敢为人先的章抗美、不断觉醒的张爱华、睿智敢干的李曙光，这些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和社会背景的人物逐一出现在作者的笔下，跳动时代脉搏，最终汇聚成了城乡巨变和时代滚滚向前的潮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仅是要记录那些将生命和信念刻录进抽黄工程的人们，也在不断反思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的不断转变，探讨了人应该在社会大潮中不迷失、不迷茫，始终选择坚守信念与奉献，始终选择蓬勃向上与学习进步，始终保持进取探索和改革精神，字里行间中追寻着真正的抽黄精神和水利精神，更深刻反思着生命的真谛与真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副主席）